

曹禺戏剧全集：第二册

原 野

三幕剧

本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版。

时间 秋天

序 幕 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“立秋”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（时间紧接第二幕。）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叉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（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。）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。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他象征着严肃，险恶，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饶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他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像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靄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，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

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像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不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聒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蹻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

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像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绊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霎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尔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。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尔机车喷黑烟。）吐兔图兔，吐兔图兔，吐兔图兔，……（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像一双

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车在打倒轮，他拚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痛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)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(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。)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兔，吐兔图兔，吐兔图兔……(更兴奋了，他咋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。)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斗。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看！又翻了一个！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只吹了一半，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扒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。)呵呵呵！(不自主地傻笑起来。)

[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]

仇虎 喂！（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。）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（白傻子简称）（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

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简称）（踹踹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听什么？

白（不耐烦）别闹！（用手摆了摆）别闹！你听，火车头！（指轨道）在里面！火车！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不由更满足起来，耳朵抬起来，仰着头，似乎在回味。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！（快乐地忘了一切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人喃喃地。）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！越走越远！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又把耳朵贴近铁轨。）

仇起来！（白不听，又用脚踢他。）起来！（白仍不听，厉声）滚起来！（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，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。）

白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头，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（狞笑，点点头。）嗯，我踢你！（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，铁镣沉重地响着。）你要怎么样？

白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（狠恶地）你看得见我么？

白（疑惧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（走出巨树的暗荫，面向天际。）你看！（指自己）你看清了么？

白（惊骇地注视着仇虎，死命地“啊！”了一声。）妈！（拖着斧头就跑。）

仇（霹雳一般）站住！

〔白傻子瘫在那里，口里流着涎水，眼更霎个不住。〕

仇（恶狠地）妈的，你跑什么？

白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跑！

仇 (指自己,愤恨地)你看我像个什么?

白 (盯着他,怯弱地)像……嗯,……像——(抓抓头发。)反正——(想想,摇摇头。)反正不像人。

仇 (牙缝里喷出来)不像人?(迅雷似地)不像人?

白 (吓住)不,你像,你像,像,像。

仇 (狞笑起来,忽然很柔和地)我难看不难看?你看我丑不丑?

白 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睁大眼睛。)你……你不难看,不丑。(然而——)

仇 (暴躁地)谁说我不丑!谁说我不丑!

白 (莫明其妙)嗯,你丑!你——丑得像鬼。

仇 那么,(向白傻子走去,脚下铛银作响。)鬼在喊你,丑鬼在喊你。

白 (颤抖地)你别来!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 来吧!

白 (疑惧地,拖着不愿动的脚步。)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?

仇 (指远方)天边!

白 (指着轨道)天边?从天边?你也坐火车?(慢慢地)漆叉卡叉,吐兔图吐?(向后退,一面回头,模仿火车打倒轮。)

仇 (明白狞笑)嗯,“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”!(也以手做势,开起火车,向白傻子走近。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退得慢,火车碰上火车,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一把拉过来。)你过来吧!

白 (痛楚地喊了一声,用力想挣出自己,乱嚎。)哦!妈,我不跟你走,我不跟你!

仇 (斜眼盯着他)好,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你看,我跟你来个(照着白胸口一拳,白啊地叫了一声,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

兔——图——吐！（凶恶地）把斧头拿给我！

白（怯弱地）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（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。）

仇（抢过斧头）拿过来！

白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……（翻着白眼）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（一手拿着斧头，指着脚镣。）看见了么？

白（伸首，大点头。）嗯，看见。

仇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（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。）不，不知道。

仇（指着铁镣）这是镬子——金镬子！

白（随着念）镬子——金镬子！

仇 对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这副金镬敲下来。（又把斧头交还他。）敲下来，我就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 给我戴？这个？（摇头）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（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。）你要不要？

白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〔仇蹲在轨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〕

仇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镬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头。）

仇（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。）你敲吧！

白（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。）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（不耐烦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 (有了理。)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(跟着站起来。)

仇 (跳起,抢过他的斧头,轮起来。)妈,这傻王八蛋,你跟我弄不弄?

〔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〕

白 (惧怯地)我……我没有说不跟你弄。(又接过斧头,仇虎坐下来,白傻子蹲在旁边,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。)

〔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〕

白 (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)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

仇 怎么?

白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,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,总叫我傻王八蛋。(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)唏! 唏! 唏!(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。)

仇 (想不到,真认不出是他。)什么,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 嗯,(结结巴巴)他们都不爱我,都叫我傻王八蛋,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,这两个名字哪一个好?(得不着回答,一个人叨叨地)嗯,两个都叫,倒……倒也不错,可我想还是狗……狗蛋好,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。她说,你看,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,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,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,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(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。)叫狗蛋! 唏! 唏! 唏!(笑起来,又抹一下子鼻涕。)

仇 (一直看着他。)狗蛋,你叫狗蛋!

白 嗯,狗蛋,你……你没猜着吧!(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。)

仇 (忽然)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?

白 (望了一会,摇头。)不,不认识。(放下斧头)你……你认识我?

仇（等了一刻，冷冷地。）不，不认识。（忽然急躁地）快，快点敲，少说废话，使劲！

白 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锄子。

仇 妈的，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头给我，你跟我滚。

白（站起）给你？（高举起斧头）不，不成。这斧头不是我的。这斧头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 你说什么？（也站起。）

白（张口结舌）焦……焦大妈！她说，送……送晚了点，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自己的颈脖，想起了焦大妈，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脸。）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……抢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！（索性吓他一下，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，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。）喳~~~~喳~~~~喳！就这样，你怕不怕？

仇 哦，是那个瞎老婆子？

白（更着重地）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厉害着呢！

仇 她还没有死？

白（奇怪）没有，你见过她？

仇（沉吟）见过。（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。）那焦老头子呢？

白（瞪瞪眼）焦老头子？

仇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阎王，阎王的。

白（恍然）哦，你说阎王啊，焦阎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（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）什——么？（立起。）

白 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（狠恶地）什么？阎王进了棺材？

白 (不在心)前两年死的。

仇 (阴郁地)死了! 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 嗯,(不知从哪里听来的。)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,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(失望地)那么,我是白来了,白来了。

白 (奇怪地)你……你找阎王干……干什么?

仇 (忽然回转头,愤怒地。)可他——他怎么会死? 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! 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!(顿足,铁镣相撞,疯狂地乱响。)不等我!(咬紧牙)不等我! 抢了我们的地! 害了我们的家! 烧了我们的房子,你诬告我们是土匪,你送了我进衙门,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这个地方,成年地想法害我们,等到我来了,你伸伸脖子死了,你会死了!

白 (莫明其妙,只好——)嗯,死了!

仇 (举着拳头,压下声音)偷偷地你就死了。(激昂起来)可我怎么能让叫你死,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诉你,阎王,我回来了,我又回来了,阎王! 杀了我们,你们就得偿命;伤了我们,我们一定还手。挖了我的眼睛,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,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,你想,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,哼,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! 哦,阎王,你想得太便宜了!

白 (诧异)你一个念叨些什么? 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镬子不要?

仇 (想起当前的境界)哦,哦,要……要!(暴烈地)你可敲啊!

白 (连忙)嗯,嗯!(啐口吐沫,举起斧子敲。)

仇 那么,他的儿子呢?

白 谁?